

今年6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十届理事会年会在北京召开。会场一角，几位外宾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蘸着一得阁特制的金色墨汁，在红色宣纸上写下一个“福”字。笔墨之间，是对中华文化的好奇与喜爱。

创始于1865年的一得阁，今年正逢品牌创立160周年。2006年获评“中华老字号”，2014年其墨汁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目录”。一份份亮眼的业绩背后，映出一个老字号的底蕴与魅力。

近日，笔者走进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南新华街25号的一得阁。这个百年老字号，用生命守护一张不能丢的墨方，用坚守传承一份优质的墨品，用创新弘扬一缕墨香。在笔墨纸砚的千年历史中，焕发着新的生命力。

用生命守护墨方

来到一得阁三层展厅的展示墙前，一段发生在战年代的真实故事引得笔者驻足。这家已有160年历史的老字号，曾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经历过一场生死考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交通中断。一得阁在郑州的分厂被炮火摧毁，北平总店也危在旦夕。铺子里人心浮动，有人提议暂时停业避难，掌柜徐衡却坚持营业。他心里明白，铺子只有开着，炉火才能不灭，配方才不至于在动荡中失传。

一天，徐衡正在柜台前清点货物，一名日本军官走了进来。他扫视了一圈店面，径直走向站在柜台前的徐衡说：“我久闻一得阁墨汁技艺精良，不知能否进去看看你们的制墨作坊？”见徐衡断然拒绝，便进一步开口：“我愿出高价，购买你们的一得阁制墨配方。”

面对高昂的收益徐衡仍旧无动于衷。之后两个月，这名日本军官数次登门，软磨硬泡，徐衡始终没有松口。

直到有一天，一支侵华日军小分队突然闯入一得阁，这名日本军官没有再绕弯子，直截了当地勒令徐衡交出配方，威胁道：“要配方，便不能要命；要命，便别想守住配方。”

店里顿时一片沉静。枪口对着徐衡，他却站得笔直，一动不动，面色平静地说：“墨汁都一个样，我哪有什么配方呀？至于秘方，断然没有的。”

他语气平淡，却没有半分退让。那一刻，他不只是一个掌柜，更是一个守着老手艺的中国人。他明白，这张配方不是他一个人的资产，而是中国人的文化根脉，承的是技艺，守的是气节。那不仅是一张纸，更是一份不能背弃的责任，宁可舍命，也不能让它落在侵略者手里。

作坊里的工人听到动静，也没有慌乱，有人悄悄将关键原料藏起来，有人把炉子熄了火。大家心知肚明，这一关，谁也不能出错。最终，日军一无所获，只能悻悻离去。

“这张墨方是一得阁的根，更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手艺。”一得阁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冰指着展厅墙上的记载介绍，这张被日军覬覦的墨方，是清末制墨名家谢崧岱所创。他融合三家墨法，以桐油与松香燃烧之青烟末为主料，调配出的墨汁黑亮如

一百六十周岁一得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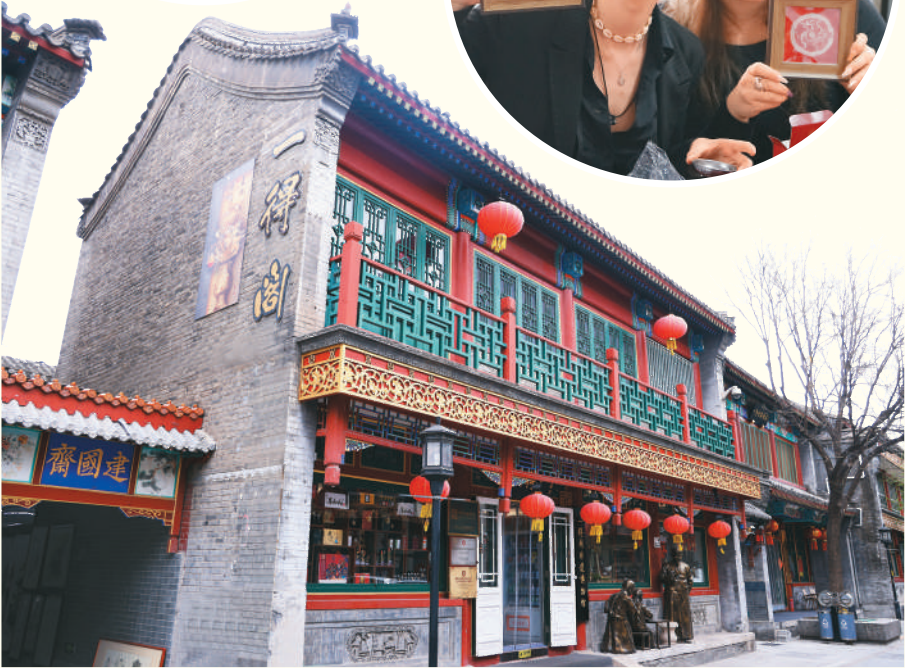
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墨汁故事

严冰 敖宇 梅梓梓



◀白冰介绍一得阁历史。

▼留学生在体验一得阁文化产品。



▲一得阁博物馆。



▲留学生在得阁参观后合影。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漆、落笔不晕。正是凭借这张墨方，谢崧岱于1865年创立一得阁。

“谢崧岱创墨初衷，并非为了盈利。他心系寒门学子，看到科举考生因墨块昂贵、研磨费时而苦不堪言，便尝试用油烟与天然辅料调配出可直接书写的墨汁，既省时，又降低成本。”白冰说，如今，在一代代“一得阁人”的坚守下，一得阁墨汁的配方和制作技艺已经成为经权威部门核准的国家秘密技术项目。

所谓“一得阁”，取自藏头楹联：“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一得一得，不止得一，而是得之于心，守之以道，传之后世。

用坚守传承墨品

熬胶、研磨、三次加料、反复捶打、匀调墨汁，在一得阁博物馆内，从图式到

工具，可以直观地感受一得阁已传承百余年的“制墨八法”。“一瓶小小的墨汁要经历八道工序、三次调墨，才能保证墨品。”白冰指着展示墙说。他口中的墨品是一得阁对墨汁品质的追求，更是老字号传承百年的执着。

其中最关键的一道，便是“熬胶”。“骨胶、艾草、冰糖、冰片……这些都是墨汁原料，但真正体现一得阁墨汁特点的，是骨胶。”一得阁墨汁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魏光耀说。骨胶决定了墨的黏稠度与附着力，“从胶体初起时的发白，到火候合适时的红润透亮，每一步都得靠手艺去‘看’、去‘感’。”魏光耀说。

胶熬得好，墨才能更好地着色。“我制墨20多年了，墨汁好不好，要用眼睛看，也要靠鼻子闻。”魏师傅说，墨闻起来发苦，是艾草多了；闻起来发涩，说明冰糖少了。

在一得阁，古法不只是传承，更是对

品质的坚守。“不同节气、不同地区，都会影响墨的品质。”一得阁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婷婷说，“我们每一批墨都是‘量身定制’，每一节气都有新的墨。”

一锅锅胶、一炉炉烟，正是这份独到的手艺与不变的讲究，让一得阁墨汁不仅在国内外受到青睐，也吸引不少海外游客慕名而来。

今年立春，来自匈牙利的多丽娜来到一得阁，亲身体验了一次完整的制墨流程。从取烟、配料到煮胶、研磨，样样新奇。看着乌黑发亮的墨汁，多丽娜不禁感叹，“这简直太棒了！”蘸着亲手调制的墨汁，她提起毛笔，学着老师傅的握笔姿势，写下一个胖胖圆圆的“福”字。

“技艺的魅力，不只在于可以触碰的操作体验，更在于它承载的文化记忆。”马婷婷笑着说，如今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店参观，临走时常会买几瓶墨汁，“他们说，这是把中国文化带回了家。”

走进世界老电话博物馆：

“折叠”百年通讯时空

严冰 任哲曦 祁千秋

但布局精妙有序，俯仰行坐之间，皆可见历史。一幢小楼，“折叠”了百年通讯时空。

沉浸式体验

“想体验老设备可不能错过这边儿。”车志红把笔者带到一层角落的“模拟电报间”。

低头，桌上是精密的电报发射机、军用步话机；抬眼，墙上张贴着泛黄的电码符号表、敌我态势图。落座在电报机前，戴上耳机，手指轻敲电键，“嘀一嗒”、“嘀嘀一嗒”……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收发报时的紧张气氛，仿佛在此刻亲临。

技术不断发展，通讯愈发便利，如今，“功成身退”的“老伙计们”就静卧在馆中：磁石电话墙机、手摇式电话、按键式座机……一部部饱经风霜的设备，都是一个个散落的时空节点，串起了通讯发展的历史脉络。

随着车志红拾级而上，就来到二楼的“童趣王国”。这里汇聚了世界各地的老电话，造型新奇有趣，点燃孩子们的热情：“米老鼠”电话昂首挺胸、憨态可掬；玩具

汽车电话外壳锃亮、酷劲十足；摇滚歌手造型电话也极富创意——按下拨号键，歌手便随节奏“摇摆”起来。

无需讲解，孩子们早已自发围拢，争相观察、拨弄，在纯粹的玩乐中，感知声电世界的奇妙魅力。

“冷门爱好”

“小时候我就纳闷，一根线怎么能传来人声呢？”车志红追忆起办馆初衷。“我大学专业和之后的工作也都与通讯有关。”

20世纪80年代初，车志红大学通信专业毕业，来到北京东单邮政局。从投递员到投递班长，再到邮局支局长，后来又从事电话经销，他系统了解了中国的通讯历史，近距离见证了中国通讯的巨变。专业打底、情怀加持，80年代末，他成了最早一批“追电话的人”。

“我走南闯北，四处淘换老电话，有时凌晨两点开车去古物市场，提着灯就开始‘扫’货。”历经近四十年，当初的“冷门爱好”已垒出50余类、10万余件的庞大收藏。

“嘀嗒”——电报机红光闪烁，“丁零零”——拨盘电话机一阵脆响……步入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恍若跨越时空，重温通讯发展历史。

“门面小，但能留住人”

门面不大，这座临街小楼外观低调，乍看如“文艺书店”。门楣上朴实无华的“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招牌，则亮明其身份。

推门而入，眼前豁然开朗。入口两侧，两条叙事主线分向铺陈：右边是“从电报到电话”，展示电话发明历程及工作原理；左侧是“从西方到东方”，讲解通讯设备如何传入中国。目光所及，老式电话依序摆放，图文介绍沿墙蜿蜒。

“门面小，但能留住人。”馆长车志红说，墙上张贴的图文还另被汇集成册，供观众坐下来静心翻阅。

顺着左侧向前，便来到“红色通讯”展区。展柜高低错落，密布电话、电台和文献，从八一南昌起义到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电波往事在静默中回荡。

“之前只看过电影画面，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实物。”资深媒体人高雪轻抚一部军绿色步话机。这正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高呼“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时使用的同款。

环顾四周已觉目不暇接，一低头，脚下也别有洞天——部分地板被改造为透明承重玻璃，其下可见钢盔、子弹夹等历史文物。车志红说，“孩子们最爱趴这儿‘探宝’！”

须臾见古今，方寸识天地。这座博物馆空间虽小，

2006年，老电话博物馆正式成立。“办馆和收藏不是一个概念。”车志红说，“博物馆得让观众见物、见人、见故事、见精神。”他重视具有历史鉴证意义的物件。在馆内，他最看重的不是雕花鎏金的西洋老电话，而是两批乍看“平平无奇”的通讯设备：最先由中国自主生产的电话机机型，以及为制定中国话机“国家标准”而接受测试的电话机。

“有些老电话看着不起眼，但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在车志红看来，真正宝贵的是老电话的历史价值，及其背后的时代记忆、家国故事。



▲车志红（左）介绍展品。

受访者供图